

“我为自己造了一首挽歌”： 论英国当代诗人杰弗里·希尔的 “幸存者精神”

翟 赫

内容提要：作为战后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杰弗里·希尔对战争和大屠杀的书写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这是其诗歌的一大母题。在借鉴弗洛伊德创伤理论对希尔诗作大屠杀母题的心理成因进行简要分析之后，本文主体部分从罗伯特·利夫顿提出的“幸存者精神”说入手，考察其大屠杀诗作及诗学思想，试图揭示希尔大屠杀诗歌独特风格的心理动因，探究希尔的大屠杀主题诗作对战后欧洲心灵重建的意义，以期深化对希尔诗歌及思想的认识。

关键词：杰弗里·希尔；大屠杀诗歌；“幸存者精神”；创伤

作者简介：翟赫，文学博士，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19—20世纪英美诗歌、浪漫主义、西方文论和跨文化教学研究。

一、引言：希尔的心理创伤

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ill）是战后英国诗坛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曾被学界泰斗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称为“健在的、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英语诗人”（Bloom, 1986）。希尔出生于英格兰中西部历史悠久的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虽未亲历大屠杀，但他对少年时代掠过家乡上空的德军战机，以及随后空袭考文垂的冲天火光一直不能忘怀。他曾在长诗《爱的凯旋》（*The Triumph of Love*）中这样描述这一经历：“巨大沉默的轰隆声 / 来自火焰的阴影将她现已成为传说中尘埃的 / 夜间云底映成了古铜色。”^①（Hill, 2013a）²⁴⁰ 希尔曾提及，在上述事件后的某天，他观看了有关纳粹集中营的影片，随后又听说了日本核爆，便感到自己从此进入了一种“新的、可怕的生存维度”（Hill, 2013b）。西格

① 本文所引诗作均系笔者自译，原文出自 Geoffrey Hill, *Broken Hierarchies: Poems 1952—2012*.

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曾将“创伤”(trauma) 定义为：“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间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大脑)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弗洛伊德, 1998) 创伤经验因极度超出受害者已有的经验与知识框架，而对受害者的心理及认知造成“永久的干扰”。虽不是大屠杀亲历者，希尔少年时期对空袭的记忆及随后在影片中看到的纳粹大屠杀和听闻的日本核爆对其心理造成了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认知，是他少年时期经历的重大心理创伤。如克里斯托弗·雷克斯 (Christopher Ricks) 所论，希尔属于战后步入人生成年期的那代诗人中的一员，二战和大屠杀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感知：“他们对成年人生活中暴行的意识源于对这一空前暴行的意识。”(Ricks, 1987)

在创伤引发的负面心理症状中，创伤经验在受害者“周期性、侵扰性的劣性应激式 (distressful) 回忆中不断被重新经历”(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这是一种常见症状，弗洛伊德将之称为固着 (fixation)。自希尔在第一节受到评论界关注的诗作《创世纪》(“Genesis”) 中振聋发聩地高喊“没有不带血的神话能站得住脚”(Hill, 2013a)⁴ 以来，暴力主题贯穿了希尔逾 60 年的创作生涯。希尔在诗歌创作中对暴力主题的迷恋，正是心理固着的一种表现，是他少年时代的心理创伤在其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

希尔对战争和大屠杀的关注贯穿创作生涯的始终，他的大屠杀诗作已经成为西方大屠杀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学界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希尔诗作所反映的后大屠杀时代语言的表证危机这一后大屠杀文学^①的特征，鲜有论者对他的大屠杀诗作独特风格的心理成因进行分析，更鲜有论者探讨希尔诗作的大屠杀母题之于战后人类心灵重建的意义。本文借鉴罗伯特·杰·利夫顿 (Robert Jay Lifton) 的“幸存者精神”(survivor ethos) 思想，对希尔相关诗作及诗学思想进行审视，以期深化对希尔作品大屠杀母题的认识。

二、希尔对文化健忘的抨击

“幸存者”(survivor) 是大屠杀研究的一个核心语汇。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大屠杀研究专家利夫顿将其定义为“以身体或心理的某种方式与死亡有过接触，而

^① 安东尼·劳兰德 (Antony Rowland) 借鉴著名犹太裔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的相关论述，认为大屠杀文学与后大屠杀文学的区别在于作者是否亲身经历过大屠杀：前者是“真实的证言”，后者则是“创造性的沉思”(Rowland, 2005)。

他自己还活着的人” (Lifton, 1967)。基于对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 (Carl Jung) 有关死亡的研究成果的反思, 他提出了“幸存者精神”一说, 认为 20 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让死亡成了战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是战后人类的精神特质之一。同时, 他将幸存者所遭遇的死亡扩大到想象领域, 认为“我们也是想象或预想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基于相关研究, 他提出了幸存者的五种心理模式: 死亡印痕 (death imprint) 指不断复现的死亡意象及死亡焦虑对幸存者心理的影响; 死亡负罪感 (death guilt) 指幸存者对死者逝去而自己却活下来的内疚与自责; 精神麻木 (psychic numbing) 是对外界感知能力降低的心理脱敏 (desensitization), 本是人类试图摆脱死亡印痕的心理保护机制, 却会永久作用于幸存者的心理, 令幸存者产生抑郁、绝望、冷漠或退缩的心理症候; 源于“病态污染” (morbidity contamination) 的病态心理会造成幸存者之间的不信任及对他人的帮助既需要又憎恨的矛盾心理; 对内在形式 (inner form) 的寻求则体现了幸存者为生命赋予意义的努力, 在现实或想象中与死亡遭遇会让幸存者获得克服死亡印痕、负罪感和精神麻木等幸存者负面心理的宝贵经验, 有利于自身心理重建并对深刻理解人类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触摸死亡’然后再重新生活, 可以成为洞察力与力量的源泉” (Lifton, 1976)¹¹⁴。利夫顿认为, 后大屠杀时代的“幸存者文学”是了解幸存者所获得的“内在形式”的重要途径, 对于改善后大屠杀时代人类心灵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希尔远距离目睹德军空袭考文垂的经历, 以及随后在相关纪录片中对纳粹大屠杀的感知, 是一种不亚于真实经历的“触摸死亡”的创伤经验。同时, 作为学者, 对历史文献的阅读为他提供了另一个“触摸死亡”的维度。这两种经历使他的诗作呈现了鲜明的“幸存者精神”。在接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 采访时, 希尔曾提及, 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见证方式, 而他“能有效见证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作, 尽力写好”, 因为“一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见证”。因为在他看来“当代生活最主要的暴行之一”就是“对死者的忽视, 以及拒绝承认我们亏欠他们, 拒绝臣服于死者的智慧, 甚至是死者的愚蠢以及死者的罪行” (Hill, 2000)。可见, 希尔之所以固着于“亏欠了死者什么”, 是出于对当代社会文化健忘的反思。

希尔的创作初期正值大众普遍对战争和暴力感到厌倦和麻木的 20 世纪 50 年代。战后主导英国诗坛的“运动派” (the Movement) 与大众对宏大叙事的失望相呼应, 反映了战后大众“降低的视野和很有耐心地减弱了的期望” (Alderman, 2009)。收录于第二部诗集《罗格王》(King Log) 中的《第三帝国的奥维德》 (“Ovid in the Third Reich”) 就反映了诗人对艺术家规避公共话题与社会责任的抨

击。诗中的言说者是诗人假想的一位生活在德国纳粹统治下的诗人。他已不再有任何超验信仰，不再关心“救赎”之类的超验理想，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自己所从事的日常事务（“我的工作”）和最亲近的身边人（“我的孩子”）。这位现代奥维德不去指摘“被诅咒者”，而是为自己找理由开脱——施暴者自有上帝或其他力量（“神圣之爱”）对他们进行审判：“在他们的领域，/以奇异的方式与神圣之爱和谐/共处”。他所要做的则是老实地做一个称职的抒情诗人：“我，在我的领域，歌颂爱的唱诗班。”（Hill, 2013a）³⁹ 如文森特·谢瑞（Vincent Sherry）所论，通过强调自己与“被诅咒者”处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诗中人物其实是在强调一种“审美—伦理二元论”，强调艺术与现实生活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从而否认艺术对现实的干预功能，并以此作为自己在纳粹统治下对暴力缄声的理据（Sherry, 1987）⁹⁷。

收录于第一部诗集《致未死者》（*For the Unfallen*）中的《两首正式挽歌：致欧洲的犹太人》（“Two Formal Elegies: For the Jews in Europe”）的第二首则对普通大众的精神麻木进行了讥讽。

为了必须要经受的一切，他们长久的死亡被记录且安全，我们有足够的证人（我们的世界是证据）。

大海闪烁、咆哮，在它宽广的炉床上。

这里，每年，摩肩接踵的中部人站着温暖他们自己；男人们肌肉发达充满生机，女人们孕育生命。他们松解他们变厚的身体，坐在沙坑上。

用一方小屏幕，提醒他们虽已见证却未看到的，善良吗？

（这个城市的死亡持续死去……？）

（竖起些石头保证某种献祭。）

（足够多的人开会，负着他们的重任。）

（在谁的门口这个献祭停下或者开始？）（Hill, 2013a）¹⁶

该诗第四行“大海闪烁、咆哮，在它宽广的炉床上”塑造了一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意象，让人联想到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暗示了第一行“他们长久的死亡”中的“他们”是被纳粹残忍杀害的犹太人。“这里，每年，摩肩接踵的中部人站着/温暖他们自己”一行中的“中部人”（midlanders）的词根 midland 泛指一个国

家的中部地区，复数形式特指英国中部地区，希尔的家乡伍斯特郡便属于这一地区。诗中描绘了一幅海边度假图：来自英国中部地区的人们熙熙攘攘地到海边度假，男人们个个身强体壮，女人们则人人体态丰盈。“他们松解（relieve）/ 他们变厚的身体，坐在沙坑上”一句中，relieve既有放松又有排泄之意。该词的复义性（ambiguity）制造了两个迥异的意象：一个是一群身体健硕的游客躺在海滩上进行日光浴的场景，另一个则是一群大腹便便的游客在海边沙滩上便溺的情形。这群游客肉体“精力充沛”，精神则异常萎靡甚至龌龊不堪。诗人充分利用relieve一词的复义性，毫不客气地揭下了“中部人”温文尔雅的面纱。接下来的“用一方小屏幕，提醒他们/ 虽已见证却未看到的，善良吗？”则以一个设问句对这些只知享受太平时光，将战争受害者和触目惊心的暴力忘得一干二净的战争幸存者进行了嘲讽：他们虽亲历或通过影像资料目睹过纳粹的残暴，是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见证者，但是即便让他们再看一次相关影像，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竖起些石头来保证某种献祭”则暗讽现代人习惯于通过建造纪念碑来纪念死者。如希尔在长诗《爱的凯旋》中所说，英国是“一个/ 有那么多纪念碑却没有记忆的民族”（Hill, 2013a）²⁶¹：外在的纪念物并不能代表生者内心确实有对死者的真切缅怀，也不能代表生者对历史的真切反思与记忆。

三、希尔的“死亡负罪感”与自反性写作

希尔在诗作中一方面抨击文化健忘，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堕入这种精神疾患，另一方面则将为死者作见证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幸存者使命”（survivor mission）。在为死者作见证的过程中，死亡负罪感是萦绕希尔创作始终的一种情愫。但是，与普通幸存者执念于“为什么他死去而我却活下来”不同，希尔的负罪感呈现了一个后大屠杀时代诗人独有的特质：他为死者作见证的大部分诗作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反性。

后大屠杀文学代表作《九月之歌》（“September Song”）是希尔参观完出自捷克的最大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泰雷津（Terenzin）的儿童们的绘画作品展后感之作，以简短的十四行诗句悼念了画作中出生只比希尔晚一天却死在集中营中的犹太小女孩（Hill, 2013b）：

生于 32 年 6 月 19 日——42 年 9 月 24 日被驱逐

不讨人喜欢你可能曾经，不可触摸 / 你曾经并非，不被遗忘 / 或忽视

在适当的时候。

如所估算，你死了。万事行进，/ 足够多，到那结局。/ 只是有那么
多齐克隆和皮鞭，获了专利的 / 恐惧，那么多司空见惯的叫喊。

(我已经 / 为我自己造了一首挽歌它 / 是真的)

九月养肥在蔓藤上。蔷薇花 / 剥落于高墙。烟 / 来自于无害的火焰飘
到我的眼前。

太多了。比够了还多。(Hill, 2013a)⁴⁴

该诗语言简短、精炼，并没有对小女孩和她所遭受的痛苦进行直接描写。诗歌起始以同一个否定前缀 un 开始的两个语汇 undesirable、untouchable 将小女孩生前的活泼好动（因此“不讨人喜欢”）与她死后无影无踪（“不可触摸”）这两种极具反差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并置，凸显了纳粹暴力行径对鲜活生命的戕害。“如所估算”（As estimated）则暗示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偶然，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中营中发生了太多的纳粹分子残害受害者的事件（“万事行进，/ 足够多，到那结局。”）。随后一句则寥寥数语将纳粹残害受害者的方式呈现出来。齐克隆即指齐克隆 B（Zyklon B），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发明的一种氯化物药剂，本是杀虫剂，二战中纳粹德国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广泛应用于大屠杀。两个修饰语“获得了专利的”（patented）和“司空见惯的”（routine），充分凸显了纳粹残杀犹太人方式的残忍以及残害时间的旷日持久。用括号引入的插入语“（我已经 / 为我自己造了一首挽歌它 / 是真的）”似乎在暗示，诗人在后大屠杀时代书写暴力异常艰难，该诗也是他为自己的后大屠杀诗人身份所作的挽歌。随后的一个自然意象，以墙边凋零的蔷薇花比喻在纳粹集中营中陨落的年轻生命。随后一句中的“无害的火焰”（harmless fires）明显起到了反讽作用：诗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参观纳粹集中营旧址时看到的烟与火（可能是附近居民的炊烟，或者荒地上的篝火）确实“无害”，但是，这烟与火则让人不免想起纳粹焚尸炉中的火和焚尸炉烟囱中冒出的烟。诗末“那么多”（so much, so many）、“太多了”（plenty）等有“太多”含义的语汇的反复运用，尤其是最后一行“太多了。比够了还多。”（This is plenty. This is more than enough.）则分明是作者对自己以大屠杀为题材作诗的行为的反思：该诗对大屠杀主题所做的诗性言说有“太多了”之嫌。后大屠杀时代的诗人虽然极力精简语言呈现纳粹暴力，虽然该诗精简的语言凸显了诗人

“不能提供一首差强人意的挽歌”（Ward, 2009）¹¹，但是，即便这样，诗人仍旧感觉自己言说过多。

希尔对诗歌言说暴力的可能性的质疑，源于他对语言表征危机的意识。在希尔看来，“运用语言的艺术是最不纯净的艺术”，因为语词自它被创造出来时起便开始堕落，语词的堕落过程是人堕落过程的一个缩影（Hill, 2008）³。而诗歌艺术的理想语言则能带领读者“进入堕落前的（prelapsarian）王国”，他借用克里斯托弗·德福林神父（Father Christopher Devlin）的表述，将之称为“失去的纯真与原初正义的王国”（the lost kingdom of innocence and original justice）（Hill, 1981）⁸⁸。希尔自小受到基督教文化浸染，母亲是英国国教徒，少年时代他一直是当地国教堂唱诗班的成员（Hill, 1981）⁷⁶。他心中理想的语言应该是“原初语言”（primitive language），是《旧约·创世纪》所记载的上帝与亚当对话以及亚当命名万物时所用的语言，处于词与物合二为一的纯净状态。这种语言观是基督教语言观的一个缩影，天主教的“真在论”（Real Presence）最能反映这种语言观：圣餐礼（Eucharism）仪式中耶稣的肉与血真实地存在于经过圣祝的饼与酒中。与现代语言学将语言视为封闭的自足体系的观点不同，基督教语言观强调语言符号实有所指地“指向某个事实或物，并与之不可分割”（Ward, 2009）⁴⁷。

希尔在讲演中所提及的语言的“惰性”（inertia），便是指词与物相分离的惯性。他指出，诗歌技艺可以有效克服语言的惰性，让诗歌中的语词与诗人所要传达的被表征之物达成一致，从而唤回“失去的纯真与原初正义王国”。同时，他援引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话指出，艺术并非现实，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将我们引向人工（虚假）感情激动不已，却令我们对真情实感冷漠无情”（Coleridge, 1957; qtd. in Hill, 2008）⁵。这一观点在《两首正式挽歌》第一首中有较明显的体现：

了解死者，以及其中一些如何被处置：/ 被压制在瓦砾下、水下、沙
 坟中，/ 在咬牙切齿的^①炭渣中他们被虐待的 / 身体和镣铐不屈服于那些
 被无法无规的 / 战争机缘拯救的人们：我们粗暴地，抓住，这歌。/ 哪首
 歌产生的傲慢的接受与他们的血 / 同眠共枕，让年轻的根系 / 在灰烬中繁
 茂。荒野恢复生机，用甜蜜残暴欺骗。依旧在 / 活的皮肤下石头在呼吸，
 四周火却在嬉戏，/ 命令冰冻的大脑的凶猛之心 / 接受审判——深思熟虑

① 原诗英文为 clenched，意为“咬紧牙关或攥紧拳头，以示压力或愤怒”。文中英文单词释义均出自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D-ROM)。

的条件反射，屏住的呼吸——/ 他们最美好的世界，自从那个命定之日，/ 这个世界旋出耶和華的手心。(Hill, 2013a)¹⁶

前四行及第五行前半句对死者的状况进行了言陈。第五行后半句则是诗人对“我们”在“了解死者”之后的行动进行的反思。“粗暴地”英文为 roughly，一种含义指行为上的鲁莽和粗暴，同时又有“欠缺，锤炼和精准”的含义，还涉及对所指物的语言表征“缺乏严格的精确或准确”。该词的选用旨在暗示，“我们”自认为了解死者并为死者作挽歌，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诗人有可能会因诗艺不够精湛而不能克服语言的惰性，无法在诗作中有效表征自认为了解的死者。“傲慢的接受”暗指“我们”并非真正了解死者，而是自认为了解他们，同时暗示了“我们”对死者的冷漠：我们竟然接受了他们被不公正的暴力杀害这一事实！我们的“歌”便源自我们的自以为是和对死者所遭受的暴力的无知与视而不见。

前文所引《两首正式挽歌》第二首起始三行则暗示了文字的欺骗力量：“为了必须要经受的一切，他们长久的死亡/ 被记录且安全，我们有足够的/ 证人（我们的世界是证人证据）”（Hill, 2013a）¹⁶。“经受”的英文为 go through，也有“翻阅”之意。希尔巧妙地运用了该短语的复义，似乎在暗示历史卷宗被翻阅时正是死者经受磨难的时刻：死者要遭受后人的误读。“被记录且安全”是个反讽，有被记录后便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的意味。同时也暗示了语言对物的压制：“历史卷宗的语言试图直面恐怖，但却不可避免地软化了事实，将它们隔离在文字概念的‘安全’之中，并因此测量了唯名论难题的深度：词与物的根本性分离”（Sherry, 1987）⁶¹⁻⁶²。如谢瑞所论，这两首诗作都“展现了艺术从令人不快的事实中塑造出令人愉悦的审美精简的不忠的力量，通过语词，使不可接受的变得可以接受”（Sherry, 1987）⁶¹。

四、作为“内在形式”的“内在价值”

在抨击西方文化健忘并自反式地悼挽死者的同时，希尔在诗作中不断发掘“死者的智慧”。《我曾希望暴力被制止时》（“I Had Hope When Violence Was Ceas't”）以短短四行诗句展示了死者身上的力量：

曙光冻结在东方的电网上。

卫兵咳嗽着 raus! raus!^① 我们退缩着龇牙而笑，

我们的肉渗出了它最后的愤慨。

从我这里拿走的不属于我。(Hill, 2013a)⁴³

清晨，纳粹士兵在集中营操场对囚犯进行例行点名，“我们”因畏惧而退缩，以“龇牙而笑”表达愤怒。“我们”被鞭笞得皮开肉绽，满怀愤恨地走向了死亡。最后一行，诗人借诗中言说者之口替死者代言：施暴者虽然剥夺了死者的生命，但却不能“拿走”死者本质性的精神。该行呼应了《两首正式挽歌》第一首中的“他们被虐待的 / 身体和镣铐不屈服于那些被无法无规的 / 战争机缘拯救的人们”：死者肉体虽已消亡，但他们不屈的精神并没有被扼杀，他们的受难经历足以使他们以殉道者的身份彪炳人类对抗暴力的史册。他们的受难经历与《圣经》中的耶稣一样，起到了对人性之恶的救赎作用。

希尔曾多次论述这种使一人一物成为他 / 她 / 它自己的精神特质，他沿用 19 世纪著名评论家约翰·罗斯金 (John Ruskin) 的命名，将之称为“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他引用罗斯金的话指出，万物都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他物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的拒绝或鄙夷丝毫不会影响麦子、空气或鲜花的内在价值。不论是否被利用，它们自身的力量就在自身之中，那种特殊的力量不存在于他物。” (Ruskin, 1903; qtd. in Hill, 2008)⁴⁸⁶ 他随后指出，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迈克尔》 (“Michael”) 等诗作所叹惋的“那些被迫生活在各种困境中的男男女女们不被认可、不能在公共领域施展的力量” (Hill, 2008)⁴⁸⁶ 就是他们身上的“内在价值”，汤姆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在《利维坦》 (Leviathan) 中所赞颂的，在英国内战中牺牲的同时代保皇派诗人西德尼·戈多尔芬 (Sidney Godolphin) 的内在美德就是这位诗人身上的“内在价值”。同时，希尔认为这一价值是“避开商品罪恶之眼的语义遗产 (semantic relic)”，是抵制资本主义物化文化的有效精神武器 (Hill, 2008)³⁸³。希尔曾在访谈中提及，“无政府主义的财阀统治 (Anarchical Plutocracy) (即物化文化) 毁坏记忆，涣散注意力，是被巴特勒主教 (Bishop Butler) 1729 年那句伟大宣言召唤到我们面前的每件事物的敌人，‘万物是其所是，而非他物’” (Hill, 2009)。这一观点与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诊断有很大相似度。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

^① raus! raus! 德语，意为“出去！出去！”

(*The Consumer Society*)中指出,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人们对万物的评断从使用价值转移到了符号价值(symbolic value),人对物的注意力便从物本身转移到了“该物所在的整个指意系统中的一系列物”(Baudrillard, 1998)²⁸。消费者所关注与消费的是物的符号价值,物本身却遭到了忽视。鲍德里亚同时指出,不基于需求而出于欲望的消费已经令当代社会出现了“无目的之暴力”(objectless violence)衍生的各种“失范”(anomie)(Baudrillard, 1998)¹⁷⁵⁻¹⁷⁶。

在希尔看来,只有坚持自身的“内在价值”才不至于沦为他物,只有发现他者身上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认识进而拥抱他者。诗歌对死者“内在价值”的悼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抗物化文化对他者的贬低与遗忘:“对‘内在价值’的挽歌式歌颂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一价值理解为与当下的贬抑相隔离,并因此变得不可侵犯”(Hill, 2008)⁴⁸⁷。在利夫顿看来,人类心理的一个特点是“将他与过往及未来生物伙伴(即人类)及自身历史的联系象征化”(Lifton, 1976)³¹,即对永恒或曰不朽性的追求。不朽性使人类必有一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为终有一死的人生赋予意义而不致堕入虚无主义。在此意义上,前文所提到的利夫顿所定义的幸存者对“内在形式”的追寻其实就是对不朽性(或曰永恒)的追寻,幸存者一旦从他与死亡的遭遇中悟到了与不朽相关的价值,便找到了可以赋予余生意义的精神力量。以此观之,希尔作为利夫顿所言的幸存者,在大屠杀受难者身上发现并在诗作中持存的“内在价值”,是他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人类精神的不朽性。也正因如此,希尔“挖掘”(北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诗歌标题)与拯救死者“内在价值”的诗作,对于医治后大屠杀时代人类的文化健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可以使刚挣脱了20世纪一系列灾难梦魇却又坠入物欲文化深渊的人类,在面对湮灭他者“内在价值”的物欲文化,目睹现实世界依旧频发的暴力时,不至于堕入可悲的遗忘他者的精神麻木。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ALDERMAN N, BLANTON C D, 2009. A concise companion to postwar British and Irish poetry [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45.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M], 4th ed. rev.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463.
- BAUDRILLARD J,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LOOM H, 1986. Geoffrey Hill [M]// Introduction.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

- COLERIDGE S T, 1957.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M]. Vol. 1. Ed. Kathleen Cobur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90.
- HILL G, 2013a. *Broken hierarchies: poems 1952—2012* [M]. Ed, Kenneth Haynes. Oxford: Oxford UP.
- HILL G, 2008. *Collected critical writings* [M]. Ed, Kenneth Haynes. Oxford: Oxford UP:
- HILL G, 2013b. Geoffrey Hill: poetry should be shocking and surprising. Telegraph online [N]// 14 Dec.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authorinterviews/10511334/Geoffrey-Hill-poetry-should-be-shocking-and-surprising.html>>.
- HILL G, 1981. *Viewpoints: poets in conversation with John Haffenden* [M]// Geoffrey Hill. Ed, John Haffende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HILL G, 2009. Strongholds of the imagination [J]. *The Oxonian review*, 9 (4) <<http://www.oxonianreview.org/wp/geoffrey-hill/>>.
- HILL G, 2000. The art of poetry [J]. *Paris review* 42(Spring): 298.
- LIFTON R , 1967.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479.
- LIFTON R J, 1976. *The life of the self: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ICKS C, 1987. *The force of poetry* [M]. Oxford: Oxford UP: 287.
- ROWLAND A, 2005. *Holocaust poetry: awkward poetics in the works of Sylvia Plath, Geoffrey Hill, Tony Harrison and Ted Hughe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3.
- RUSKIN J, 1903. *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M]. Vol. 1. Eds,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London: George Allen: 153.
- SHERRY V, 1987. *The uncommon tongue: the poetry and criticism of Geoffrey Hill* [M].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 WARD J, 2009. *Christian poetry in the post-Christian day: Geoffrey Hill, R. S. Thomas, Elizabeth Jennings* [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弗洛伊德, 1998. *弗洛伊德文集: 第3卷* [M]. 宋广文, 译. 吉林: 长春出版社: 325.